

万国智 著



相会的独语

华星出版社

万国智

相会的独语

华星出版社

《相会的独语》

著 者：万国智

发 行人：许滔滔

出 版：香港华星出版社

地 址：香港北角英皇道351—353号

银辉中心20字楼A座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4.67印张

2插页 100千字

初 版：1993年10月

国际书号：ISBN962—489—108—7

定 价：人民币3.80元

版 权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

人生之路是漫長的，有心者總在日夜兼程；

文學之路是漫長的，有志者也在日夜兼程。

我深知，不管作出哪種選擇，日夜兼程是痛苦、艱難的，需要義無反顧、九死而不悔。

面對商品經濟大潮，藝術聖壇日漸冷落，你怎樣抗拒誘惑，靜心抒寫世界？

當孤獨、寂寞時時向你無情襲來，你怎樣潛心一種追求而默默“獨語”？

世界之精彩在於真善美。它強烈地震撼和征服你的心。你無意向這世界索取過多，只想盡心盡意地去體驗、理解個够，而後心懷篤誠，表白心迹，揭示人生，使人們徹悟。

懷一份熱烈和忠誠，在生命的軌迹上，你將繼續跋涉、探索。

你不會也無法停止追求……

目 录

西 窗 人 语

街头演员	2
运梦仙山	7
锁匙杂说	12
送瘟神	16
致一株老桧树	20
茶乱后语	25
石像随想	28
江边留影	30
人 神	33

爱 之 灵 光

立体座右铭	38
相会的独语	43
往事二三	48
警戒线上	53
走向秋野	58
情至最深处	61
爱心的召唤	65
小站火把	70
美丽的小花树	75

焦
点
写
意

画碑之疑	80
灵山：世界第三圣墓	85
对渡碑	89
溜澳速写	93
走访“郑王陵”	97
记小城隍庙	102
“浔江十景”存照	106
再访陈埭	111
“通仙桥”头话“通仙”	115

漫
行
随
想

风动石写意	120
乡行素描	124
环城河	129
学村有家小店	133
你好，绿色熔炉	138
黄岗壮色	142
山城剪影	146
闲话刺桐学村	152
海驿岛上	157
漫步东大路	162



西窗人語

街 头 演 员

只要有人群聚居，就会拓延出街巷闹市，就会构搭人世间一角天然戏台。

时代社会几多治乱更迭，但那昼夕喧嚣的氛围，那花红柳绿的背景，那匆匆追逐日月的步履，那黑白青黄脸孔的表情，即使瞬间的场面零碎的情节，都会是精彩本色的演出。

倘若你稍加留心，就不难见识“街头演员”。

就在一家大商店门前，借一坪空地，铜锣吭吭擂响，惊醒了半条街的神经。这时，可能推出这样的系列“镜头”：乖巧的毛猴在单双足倒立，在悬空正反滚翻；要不然，套件黄短褂，跷脚车轿上，挠头抓腮神气十足，挥赶小狗拖着来回兜风。

物以稀为贵。小小猴子，于人类生活世界，缠住一代代人的目光。物以人化，赠予了情趣。最为抖俏的，是头戴翘翘乌纱帽，身穿宽袖长襟的大红“补服”，动作怪模怪样，惹起荡漾不止的笑声掌声……我不知道毛猴扮饰哪个品

位的“官爷”，可“官爷”如此之丑陋滑稽，乐得观众不吝扔掷，赏食赏钱。可曾思想过，人与猴，究竟是谁个在表演？

移情于物，无疑是人类的天才，可惜常常失误了。说明白一点，冠冕再堂皇，赞誉再狂热，毛猴依然毛猴，脖上锁着铁链，背后跟着皮鞭。毛猴当然不会与人对话，愁苦万状地倾诉心曲，但它和人一样有泪有声，或许泪已流枯嗓已哭哑，唯有一套机械的模仿，一个压抑本性的躯形。

是的，真正的演员在毛猴的眼前背后。

我称这些人为“街头演员”，有人叫法不同，卖艺的，耍猴的，打拳的，杂耍的，这不要紧。要紧的是戏尽人散，拥着毛猴牵着小狗，孤独地寻觅归处，天晓得其中多少悲与喜！

偶尔上街一行，我曾经一次难忘的经历。

旧车站门口，密集的人影穿织一圈。赤膊裸背的“老排骨”，裤头束上绸巾，硬是催出个“青蛙肚”。他上台亮相的是攥块砖头往“排骨”上撞，乌紫的胸脯砰砰颤响，随后封上药膏，又住腰连咳三声，神色泰和，颇自得地验证药效。

看来安然无恙，尽管人们心底结疑，但联想自身暗伤隐患，也就盼望买个奇迹。

接下去连台技艺，“老排骨”拔出匕首，捏牢拳头，朝臂腕三寸处裂上一刀，不失时机地出示血痕，又示范性剪贴一枚药布。不待多

久拆除一看，奇也怪哉，皮肉居然完美如故。嘿嘿笑声里，“老排骨”完稿一部杰作。

我买下一包“止血膏”，还附加赚得“老排骨”一串的“多谢”。后来，我有机会重用这三代祖传秘方的“止血膏”。遗憾，血不仅止不住，连伤口也发生溃烂。回头想想，几个钱算什么，厚厚的砖头、寒光逼人的匕首，叫我闭上眼睛禁不住发悸。当场有几十个人挑剔鉴定，搜捕不出破绽，响当当的冷硬真家伙。

戏已成为过去，可既然玩命动了真格，却又抛售伪劣假货，这种世态心态的反馈，掂量得几分价值？泉州人说：“拳头是真，膏药是假。”到底心术把戏一曲终了，不过是一则笑话。

笑话不一定人人读懂读透，从此有所警策。

日前，邂逅一位外地来的小后生。他匆匆一露面，便消匿了踪迹。我把他归入“街头演员圈”人物，是由于他有一手漂亮字体，洒写于街头地面。是这漂亮字体的吸引力，促使我翻身下车。原来是用白粉书写的，内容大意是：浙江某地某人，父母均去世，本人不幸残疾，失去劳动能力，无以糊口度生，恳请父老兄弟姐妹怜悯，钱物请寄……人名地址详细，文笔流畅动情，是一篇水平不差的“地告”文章。

这表演没有音响没有色彩，尤其不见“演

员”面，静悄悄的一派沧桑感和凄凉感。

茫茫人海，鼓涌着忙碌的浪涛，自然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幕。还可推测，此类事在我们这里已经多见不怪。比如那么个壮汉，拖儿拔女沿巷流浪，涕泪纷飞朝行人叩头，大有“水深火热”之状；又比如自个执把胡琴卖唱街头，拉来拉去无非一首音不准调不成的民间小曲……真真假假，花样翻新，何况这么不走前台的“演员”？

在这里，我不敢阴谋苛求别人同我一样见解。而事实也透视了另一面，提供了我的思考。

下班路上，我又发现同样字体同样内容，书写在不少地方。此时，一个二十出头岁年青人，双腿严重萎缩，盘坐草垫上，手掌套着破鞋底。他刚写完最后一个字将离开，先把半盒粉头推一下，再撑起身子挪一步……我突然想起鲁迅笔下的“孔乙己”，但这小后生绝不会是因“窃书”而罹难的。他没有出声哀求施舍，也不见肩挂“随喜袋”，而是凭真实形象来注释“文章”的主题。

一步一挪，靠街旁缓慢移去的背影，很快地淹没于车潮人流。象无根荒草，象漂泊的砂砾。留下身后的文字，显然非一日之寒所能成功的。看来读书人脸皮薄，这样的表演完全出于无奈。

再度上街时，小后生不明去向了；地上人

足踩过车轮辗过，霏霏细雨之下，那“文章”糊涂得成一团烂泥。噢，那是白粉写的，毕竟不同“速割痔疮”、“专治性病”之类的印刷广告。唉，老实本分的年青人。

自我表白，如实剖示人生，反而成为失败的角色，世人哪，因为假的蒙骗，不幸连真的也不敢相信。那么，“戏台”剩下的只是“热闹”、“好看”而已。

街巷不老闹市长在，戏仍旧在演出。是否敢担保，你我有意或无意，就不是充当一名“演员”？

一九九二年刺桐学村

运 梦 仙 山

听人传闻，海上有仙山，可仙人仙地怎么个好所在？不知之为不知，我是不敢胡编胡说的。

我这里想说一说的仙山，是内陆的一方佛国净土。地势高险了点，地处僻远了点，终究能走得到能见得到。人与神相邻，多了彼此缘份。

曾有人策动我，说是仙山运梦挺灵验，反正用不着大手面投资，说不定白拣个吉祥运气，够一辈子消受的，何不趁机会去玩玩？

玩玩无甚疑碍，问卜抽签之类，向来不为我所在乎。我了解，城里不少神寺佛庙道观，极罕有运梦卜梦项目，唯独仙山功能特异，连山都冠上“仙”字，倘能见识见识，倒也不枉一生一行了。

很奇怪，仙山至今不设车道。神仙山如何走法，我无法知晓，而有志寻梦者，请耐心步行，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并且得在山前小站履行个手续，往“洗心亭”立碑下拈香、祈求仙山

的“门卫”放行。我坐看石亭前等待进山的香客，老少男女一律诚惶诚恐的样子，分明感受到一股神圣感，看来仙山的规矩是颇严格的。若是过不了关卡，折道返回岂不冤枉？

这一霎那心理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我们一伙三人太莽撞，刚才围蹲小食摊饕餮牛肉羹，连汤带肉快活了一顿，这下才意识到犯下荤戒。幸好伙伴们自告奋勇去通融，喉头孕着牛肉味，口里念念有词。两块小竹片在石板上叭嗒一响，颠来倒去，最后定局竟是一阴一阳。是神仙们观念改变，原谅无知的过失？或是神仙一时审察不慎，让我们“漏网”越境？

唉，尘俗与神界之间，是是非非，真真假假，谁能说得清楚透彻？佛家有言，可信可不信。正是这样，由你从哪个角度解释，都保证不会错。

既然神仙不计较，我们理直气壮进山就是。

石径曲曲斜斜，引路入峡谷。从洗心亭到仙山寺庙，至少七八里路。随你怎么看，左侧是山岭右旁是山岭；随你怎么走，前头树木拦着，背后树木跟着。寥寥几人散落这群山深腹，无异于一把沙粒抛洒大海，小小波纹也休想见着。

最使我印象强烈的，风从山谷来，拂扫得你浑身清凉来劲，无需广告渲染，胜过耗电耗能的大空调；尤其岩窟滴水，是品位极高的纯

色饮料，不信你咋咋舌品尝，居然甜丝丝的。城里日子积淀的烦杂沉重，仿佛一下子卸个净光，全然成为自由人。仙山相赠这份情这份意，不沾一分一毫的“铜味”，怎生不诱人馋人？

神仙们居住的寺庙，缩在坡岗夹缝里。是有些年岁了，显得狭隘低矮破旧。就此模样推想开去，即使当初落成时，也不见得有大气派可风光的。我注意到黑糊糊的韩帐，隐约辨出金丝线挑绣的“伍文昌夫子”、“何氏九仙”字迹。可笑我太浅薄，不明了伍夫子和何九仙是哪路的“么哈么哈”。回头想想，正神正仙不分大小不论尊卑，只要不废禅宗佛法，肯救助危难，受人一炷香火的尊崇是应该的。

按捺不住思绪激发的兴奋，我说了这个意思，乐得伙伴们哈哈附议。还有个意外收获，大殿下有个老人家凑过来，补充了个故事。某朝某代，江西有位秀才来运梦，发横住了九个晚上，可是没有任何神仙消息，于是题诗庙前解嘲：“千里迢迢来求仙，九宵无梦是无缘；神仙不管凡间事，回去江西中状元”。他一气之下拂袖离去，半途中才记起忘了带雨伞。折回仙山时，发现诗句有两字被改动，“无缘”变“有缘”，“不管”成“专管”。这江西秀才后来果真中举，有“江西路”作证。

传说属实是否，大概不必稽考了。“神仙专管凡间事”，委实使我感动。如果真有这么

回事，那么，我们芸芸众生世界，何处不见“仙山”呢？

林密山深，夜晚来得快来得猛。我们才歇下脚不多久，那一轮日头在空中兜了个弯，便已变红，转回它的老窝去了。寺庙内外一派暮色混沌，荒谷野山消失了可依可见的景象物件，这里没有卡拉OK歌舞厅，没有豪华星级酒店，没有花红柳绿的喧闹时髦，运梦人纷纷添油点烛许愿，早早租了稻秆草席打地铺去了。就是比起城里的佛爷们，仙山的冥冥执权者，着实活得太疲累太清苦，不知是不是“初级阶段”？

出于信任仙山的安宁，我独自踏出山门。感觉好不新鲜！灰白的云雾，浪涛汹涌般从树林间流淌过来，轻轻悄悄把沟谷岩壁填补得一望平坦宽敞，直绕到我身边，愈来愈厚。我举头仰观星空，满目晴朗辽远，顿时神思恍惚，有点飘飘欲仙，生发了登上云头览游沧桑的快感。

哦，这才是真正的仙山之境。也许只有这种场合，人类会回归本性的纯真吧？

多站了一会，多想了一会，我成了投宿的迟到者。大殿上下已告人满为患，只好拥着一床旧被衾靠在廊墙角落。我想，这伍夫子这何九仙，假若不是肯为人办事，恐怕身世就更加寂寞潦倒，莫非神与人一样，有着运命沉浮的遭遇？……昏黄的烛光里，开始有人走动了。

可能得梦者起来祈求神仙的认可。托了什么梦，应了什么验证？这是保密的。我联想到神仙们年年月月彻夜不眠，足见神力不凡，心底增添了一重敬重。

我没有告诉神仙们什么，这一夜当然无梦。发财升官无门道，也非我一介书生的企图。仙山的神仙赐给我一角自然美景，一个洁身自励的形象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何况，无梦的人可得一支仙杖，一截相思树枝或苦竹杆。下到洗心亭，我将仙杖扔回山林里，让它在仙山保持草木的原貌。

这才是仙山真实的梦，真实的记忆。

一九九二年七月刺桐学村